



老柴屋旁有一棵树，那是一棵樟树。听老柴讲，这棵樟树至少有五百岁了。

老柴家的樟树长得高大挺拔，树干粗壮苍劲，枝叶繁茂葱郁。平日里，未家坪的娃儿都喜欢到老柴屋旁玩，准确地讲，他们是喜欢到樟树下玩。娃儿们在樟树下斗鸡、抽陀螺、跳房子。有个别淘气的，玩着玩着，忽然猴子般蹭蹭爬上树，在某个分叉处停下来，一跨骑在树枝上，朝下面的玩伴挤眉弄眼，抓耳挠腮，逗得大家一阵尖叫与喝彩。

用现今流行的话讲，老柴家的樟树，是未家坪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那天傍晚，老柴从田里薅完草回来，蹲在樟树下抽旱烟。这时，村主任老贵领着一个生人走了过来。

吃了没，老柴大哥？老贵隔老远就跟老柴打招呼。

没哩，婆娘饭还没弄熟。老柴起身回道。

那个生人没做声，仰着脑壳绕樟树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然后使劲拍了拍树干，啧啧称赞，好树，好树哩。

老贵笑了笑，对老柴说，你要发财了，老柴大哥。

主任，你说笑哩。

老贵指着生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山外来的富商，看中你家这棵树了，你出个价，富商是不会让你吃亏的。

主任你是说他要买我的树哇？这事不好弄哇。老柴将旱烟锅在鞋底敲了敲说。

老柴大哥，你不是早想买头牛么？你不是早想把这破屋翻修了么？把树卖了，买牛的钱就有了，修屋的钱也差不多了。

老柴嗫嚅道，不是钱的事哩。

有钱弄不成的事？老贵满脸狐疑地问。这树是咱爹传给我的，他老人家临终前交待我，再穷，也要把这棵树一代一代传下去。

不就是棵树吗？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的，我多给你钱，行不？富商说，给你五千，成么？

老柴咧着嘴望着老贵，没有说话。

一万，成么？

老柴没有说话，咧着嘴望着老贵。

老贵干咳了几声说，老柴大哥，真没得商量？你说哪个跟钱有仇哇主任，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咱不敢破哩。

你瞧这事弄的。老贵吐了口痰，拉着富商边走边说，咱先去喝酒，树我再帮你找去，有钱还想买不到树？

多年后，老柴弥留之际，对儿子小柴说，儿子，把这棵树好好传下去，不管遇到啥事情，都不能打它的主意。

小柴点着脑壳说，放心吧爹，我会看好这棵树的，我会将它一直传下去的。

小柴聪明能干，先是到外面打了几年工，主要是帮人家养鱼，学到技术后回来承包了10亩田地，挖成鱼塘养鱼，只两年便发了财。有了钱的小柴拆了老屋，新修了一幢两层小洋楼，屋侧那棵樟树，成了最天然最美丽的点缀。

俗话讲，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那一年，小柴雄心勃勃地扩大了养鱼规模，谁知遇到百年难得的高温天气，导致鱼塘里的鱼因为缺氧大量死亡。小柴一夜回到解放前。

小柴在樟树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小柴在樟树下接连抽了两包烟，然后到代销店买了一叠钱纸。不是清明也不是过年，小柴来到他爹老柴坟前，将钱纸点着。小柴哽咽着说，爹，儿不孝哇。

烧完钱纸，小柴转身朝村主任小贵屋里走去。

小贵是老贵的儿子，和小柴同岁，只比他大月份。

小贵正在门前擦洗摩托车。小柴声音沙哑地说，你帮我找个主子，我要把那棵樟树卖了。

望着没精打采的小柴，小贵说，小柴兄弟，真到了这个地步？

不到这个地步，我能打树的主意？小柴唉声叹气地说。

多好的树哇。记得小时候上学，每天放学回来，咱俩都要打赌，说翻过梁，看谁先瞧见你家那棵樟树。

小柴默不作声，将脑壳勾下去。

小柴兄弟，你爹临终前怎么交待你的，你忘了？小柴把脸捂住，呜呜哭了起来。

鱼塘重新弄，要好多钱？小贵语气缓和了些，问他。

十万元左右。我托人打听过了，我家那棵樟树，要是遇到识货的主，能够卖到十万元。

小贵跨上摩托车，对小柴说，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没多久，小贵载着小柴来到镇上信用社，由他做担保，帮小柴贷了十万元。

蝉鸣深处夏日长

任随平

蝉声醒来的时候，村巷已醒在大把大把的阳光里。

其实，阳光醒来的时候，蝉早已醒在高树的枝杈里了，只是它将自己的叫声暂时暗藏在了体内，蝉不喜欢在晨昏之际开口说话，它们总是把积聚已久的热望像阳光的流水倾泻在瓦楞间，庭院里。

正午的蝉鸣即是如此。

吱，吱，吱，蝉的第一声似乎很少有人听到，当你听到蝉鸣的时候，蝉声已是经久不息地进行着，一声长，一声短，长的一声长过你屏息聆听的耐心，短的一声却在你我还未回神的瞬间已经叫出，长短交错，高低错致，一声接着一声，又似乎前一声包裹着后一声，就这样，不绝于耳，萦绕不回。

突然，不知是哪只蝉断了一声，所有的蝉声都停顿下来，像是布道者的一声喝令，它们齐刷刷静默不语，长时间地静默不语。听蝉的人耐不住寂寞仰了脖颈向着高树的枝权望去，急急地寻找着蝉的所在，可谁知蝉却是隐遁的高手，怎么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呢？听蝉的人只望到斑斑驳驳的阳光从枝权的缝隙间落下来，落进眼眸，落在地上，恍惚间碎成了一地滚圆的碎银，纷乱着。却就在听蝉人凝神遐思的瞬息，蝉却是集体鸣叫起来了，第一

声依旧没来得及听出从哪边而起，更不要说听出是哪一只了。

或许，这就是听蝉的乐趣。

而那听蝉的人就在树下，三五老者，端坐在树荫下，或席地而坐，或背倚了树，悠然自得。至于孩童们必是绕了老者的膝腿，或不依不饶坐在膝盖上，或索性趴在背脊上，听他们说庄稼的事，说远亲近邻的事，说旧了的时光，说来年的规划，总之，在村巷，有蝉鸣有树荫的地方，就一定有说不完的话，聊不透的玄机。老人们说着话的时候，蝉声也是此起彼伏地嘹亮着，似乎蝉的心事因人而起，人们的谈话因蝉而兴，只是蝉在高处，人在低处，蝉声飘逸逸出了村巷，而人的故事只留给了村巷和村巷不疾不徐的风。这令童年的我很是不解，那些老人们在这里说过的话，怎们没几日又在别处说出来，我想走露风声的，会不会就是蝉声，或者是蝉从这个村庄捎给了另一个村庄？

如果不是暮晚来临，蝉声寂静，那就一定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浇灭了。

雨湿树木，也湿蝉翼，其实，蝉声不是蝉亲口说出的语言，是蝉翼忍不住生长夏日的寂静与炎热，兀自与时光做着的抗争。待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更是对蝉多了几分敬畏，几分渴念与热望，我多想



琴中雅趣

江舟

《警世通言》中有一则家喻户晓的故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其中说到钟子期对琴的知识，对琴理的通晓。钟子期是个山野樵夫，居然会听琴，使弹琴的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大为惊讶，就故意考问他：你既来听琴，必知琴之出处。此琴何人所造，抚它有甚好处？钟子期答曰：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见五星之精，飞坠梧桐，凤凰来仪。凤乃百鸟之王，非竹实不食，非梧桐不栖。钟子期一番对琴的见解让俞伯牙大为惊讶，两人互引为知音。

后因钟子期故去，伯牙痛失知音，便将这具瑶琴摔碎在钟子期的祭台上。至于这瑶琴是否经过伏羲、尧、舜之手，自然是无从考证，但是古人对琴理的见解，却真实地道出了古代文人对琴的独特感情。

琴的不平凡来历，使它有别于一般的乐器而成为雅乐。对此，历代的文人都不嫌烦琐，津津乐道。晋代嵇康的《琴赋》，一开头就对制琴之木料梧桐着尽铺陈渲染之能事：惟桔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

冈。披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郁纷纭以独茂兮，飞英蕤于昊苍。夕纳景于虞渊兮，旦晞干于九阳。梧桐根植峻岭之山，泉水环绕，环境幽僻深邃。四周布满宝玉，与之为邻的皆为脱俗之物。这哪里是在咏制琴之梧桐，分明是对一种高尚、风雅、清纯、怡静、潇洒、淡泊的人格的歌颂和向往。制琴之器尚如此集美于一身，琴声自然和美，抚琴人也自然不同流俗。

钟琴的士人，从爱乐到爱琴，以琴明志。

东汉的著名文人蔡邕，在南方时看到吴人将梧桐当柴烧，就讨下这块已燃着的木头，将它裁制成琴，音美而纯。因木头自火中抢出，虽经裁制，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此琴为焦尾琴，这把琴，成为蔡邕最心爱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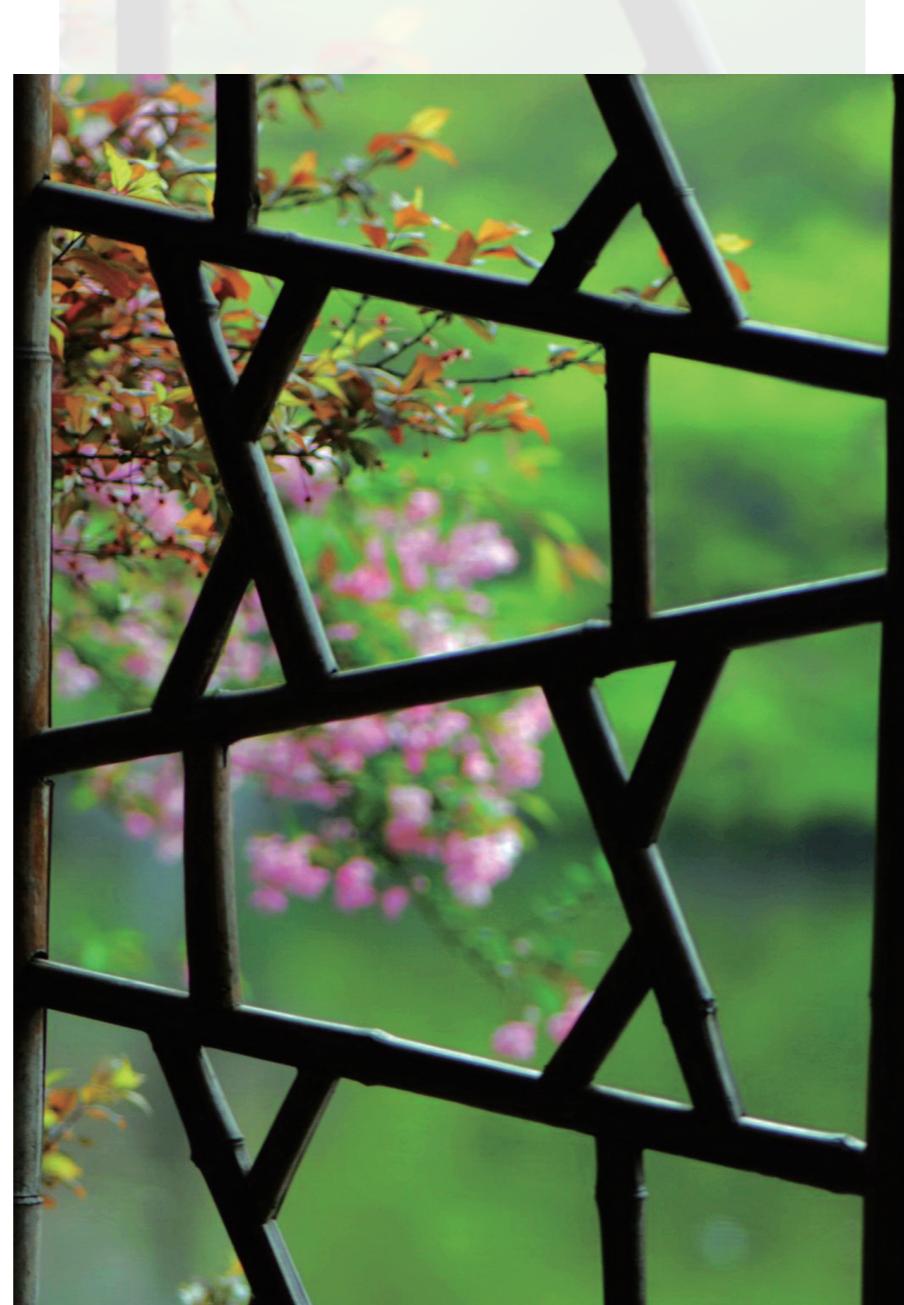
陶渊明是晋之名士，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隐居村野。他自称不懂音律，却仍备有一张无弦之琴，不时抚弄一番，别

人不理解以为怪，陶渊明却怡然自得，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可见他意在琴外。

唐代李勉，不喜民间音乐，以为俗气，常弹古琴。他不仅自创琴谱，还自制古琴，取桐木为材，造了两架古琴，取名响泉和韵磬，教两位歌女弹习。有一回，他外出时拣来一块古铁，也把它留下来作为乐器。每当雅兴大发时，他便带琴和古铁以及一只家养的山猿月夜登高，击铁鼓琴，猿啸而和之，其趣自得。

历代不乏名琴，见诸野史杂说、文人书稿者不少。有名的如伏羲的龙吟，黄帝的清角，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白居易的玉磬等等，几乎每张琴都有一段有趣的传说。

文人寄情于琴，方代代相传，演绎出许多关于琴的故事，使琴具有高贵的属性；而琴的不俗出身，又增添了后世文人制琴赏琴的雅趣。从这个意义上讲，琴趣与情趣，确是颇为相通的。



窗外 苗青 摄

俗世

雪梵

风起雨来
曹氏父子的诗句 在落地玻璃外
轻叩窗扉

窗棂上 一只壁虎
静静地伏着
似卯着劲儿 又似养着神儿

小屋内 一只猫
仰面朝天 小身体如白云舒卷
呼呼地大睡着

风起云涌也好
风骤雨急也好
这些个在屋檐下过日子的生灵
都不紧 不慢

乌柏树

张建湘

外二章

这棵乌柏树
正好长在门前不远的溪边
它是一棵上了年纪的树
躯干粗壮乌黑，弓腰驼背

像一位皮粗肉糙的望着溪水静默的老人
我总是忽略它的春天与夏天
只记住它在秋天与冬天的模样
因为秋天它满树的叶子由黄渐渐转红

变化的层次让时间格外分明
站在树下，我会与它默默对视片刻
猜测它躯干中在悄然变化的年轮

到了冬天，它光秃秃的枝条又硬又瘦
有点儿颤抖地在风中摸索着

像劳碌终生却一无所有的手掌
伸向空荡荡的天空

冬天的日子，或许也会下一场不错的雪
白雪堆满枝条

孤寂黑瘦的乌柏树忽然变得丰盈起来
像一个突然出现的梦，溪边的乌柏树
倏地模糊了某些时空

我看到我那曾经不明白消失于水面的爷爷
其实一直都蹲在溪边

黄家峪

黄家峪是一条溪流，
以及溪流两侧的树木花草与岩石
还有丰富多彩的鸟鸣

黄家峪是一条山中的幽谷

周围千峰耸立，万木葱浓

黄家峪一年四季都在霞光流转，白云出岫

清流淙淙，从不枯竭

飞禽走兽来到黄家峪

就不飞也不走了

在这里繁衍子嗣，安居乐业

在光阴突然暗淡的某一天

黄家峪像穿越你所有时光的一朵花

在你的尘世里熠熠生辉

于是，越过横陈的乱石

你来到黄家峪温润的折皱里

幸福地打坐

清明茶

这一刻，精致的陶罐被打开

一双同样精致的手将你捧出

你知道，那场古老的仪式开始了

像一个宿命，你的存在就是为了这场华美的葬礼

火与水，冰冷的器皿与迫切的目光

组成无字的挽歌，安抚你归依的灵魂

然而，这一刻，

在那个深而又深的梦的边缘

你却听到了清脆的鸟鸣，以及满山开花的声音

你记起了四月，那些天籁的日子

那些细雨轻蒙的日子

那些泥泞小路飘满山樱花的日子

还有那些在星月下自由呼吸的很多夜晚

怀抱清香甘美心思，你用露珠为自己占卜

你企盼着与那位栀子花般的女子相遇

一同聆听遥远的牧歌

好了，钟声响起

命运的华章在水中起舞

躺在如此精致的葬器里

你舒坦地仰望苍穹

等待着另一场转世轮回

构思奇巧回文联